



透過教會及田野調查 學習排灣語書寫

教会及びフィールド調査で学ぶパイワン語表記
Learnt to Write in Payuan in Church and via Field Trips

文一 Nuai Giring 何鳳美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策展規劃解說員)
文一 Nuai Giring 何鳳美、編輯部

回首 2002年夏季屏東基督教靈糧堂教會辦理短程族語及傳統領域課程，在姊姊鼓勵及好奇嘗試學習族語書寫系統之驅使下，報名了這堂課，記得當時的授課老師就是排灣族族語教學之先驅華阿財，雖只有幾堂課，但在華老師正統嚴謹教學下，奠定了我在書寫符號方面的完備基礎，更是啟動我日後學習書寫符號系統的重要動力。

26個羅馬字母 借助族語書寫符號的學習速度

借用26個羅馬字母的書寫基礎，對學習族語書寫符號的確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發現在26個羅馬字母中去除f、j、o、x這4個字母，加上一個組合符號ng鼻音，其他的寫法相同，唯在發音上大致區別清音／濁音之發音部位，再加入排灣語的五大音寶tj、dj、lj、dr、r，加起來28個符號，而族語書寫符號系統的發音又從羅馬拼音系統而來，把羅馬拼音運用並添加上揭之五大音寶，在學習拼讀之前，熟悉及清楚分別每一個符號之書寫及發音後，就可以很快學會這套書寫系統，當然這僅就我個人在學習符號系統的方法。學習書寫符號系統最重要的關鍵，還是持有對族語及文化熱忱的心志，並深入學習操練。

族語教學 訓練對符號的熟悉度

在2003年通過族語認證考試後，很慶幸能在屏東市的國小擔任族語教師，累積了一些經驗後，秉持族語應從家庭建立的概念，便嘗試將教學模式帶入部落以教導族人。又



跟著老及長者進行田野調查時，全程族語是常有的事，若無法準確書寫記音，將可能導致詞彙訛傳。

一次的幸運和機會，成為屏東部落大學的族語講師，當時的獅子鄉尚未於部落開設任何有關族語書寫符號系統的特定課程，為了這個課程，我花了許多心思設計巧妙的教具，運用字卡產生互動，除了吸引學員，更能加深印象又增加樂趣，而我也能在教學的同時更得到激勵，因此將書寫符號系統善用於教學，是增加書寫符號系統熟稔度的第二個關鍵。

閱讀排灣語聖經

提升書寫符號的聽、讀、寫的能力

學習語言方式其實大同小異，如同學習其他國的語言般，符號拼讀是首要步驟，但由於原住民的全文書寫符號書籍寥寥無幾，沒有太多的文章供大家常態拼讀練習，偶然看到家中有一本排灣語聖經，興奮之餘趕緊問家人是否可以借來學習，從那時起，這本聖經就從未離開過我，至今我仍是常常會不斷打開來大聲拼讀，尤其經文中的字句有許多相當艱深的詞彙，但我不太在乎句中之意義，僅透過持續性的操練拼讀，訓練自己熟悉符號，直到自己可以看到一篇族語篇章時，能很流暢的讀起文章為止。

具備了拼讀能力後，接續就是聽寫能力的操練，基督教長老教會是推動族語證道最落實的教會，每當牧師的證道開始，我就已經預備好筆記本，證道中會有些優美的句子，也有些我不懂的詞彙，都一一記錄在我的本子上，會後逐一請教牧師或長者。是的，記錄就是需要書寫，而前提是需很快速的聆聽並正確的書寫，如此的操練方能全備，所以到教會聆聽族語證道是兼備族語聽力、拼讀、書寫能力的最佳方式，說也奇妙，冥冥之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帶領我如此的學習。

族語轉譯的挑戰

神的安排讓我有機會接觸文化的工作，憑著族語教學的經驗，2006年首次嘗試了族語轉譯，



田調除了能從訪問中學會許多優美詞彙，更能知道許多精彩的故事。

偶然看到家中有一本排灣語聖經，興奮之餘趕緊問家人是否可以借來學習。經文中的字句有許多許多相當艱深的詞彙，但我不太在乎句中之意義，僅透過持續性的操練拼讀，訓練自己熟悉符號，直到自己可以看到一篇族語篇章時，能很流暢的讀起文章為止。





《內文傳說故事》乃是日據時期針對高砂族的傳說故事以雙語記錄的書籍，當時族人使用的記音法是採用國際音標及羅馬拼音，未曾看過的記音法需轉譯成中文，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大挑戰，也令我却步：「這太難了吧！」所幸獅子鄉圖書館承辦人仍對我有信心也給予機會，再一次嘗試拾起熟忱，一字字一行的比對，盡自己所能逐一將17則傳說故事翻譯成中文，然而就在解讀過程中發現，必須要先轉譯成排灣族的書寫符號，方能了解其意進而翻成中文，前後花了近3個月才完成，雖然過程中曾面臨瓶頸又無人可問之窘境，但也因此挑戰極限後，堆疊了經驗更豐富了我在書寫符號記音的能量。而這個能量仍持續在大量儲存著，因為在工作業務上的異動，於2010年接了文物館策展規劃員一職，從此開始邁入新挑戰的工作領域。

部落耆老的語彙中有諸多古語和隱喻。



族語書寫符號成為田調資料建構之重要工具

身為文物館策展規劃解說員，顧名思義要策展、規劃並解說，規劃一場展覽若要使之有生命力、有感動度，就需要與部落族人常態性的對話與接觸，以2012及2013年獅子鄉文物陳列館與國立台灣博物館合作的古文物返鄉特展為例，所謂古文物當然是歷史久遠的物件，對物件本身及其歷史背景的資料建立，都需要透過一種方式來達成並建構——田野調查，這是我學習族語及書寫符號系統歷程中面臨另一階段的挑戰，尤其田調的對象是部落耆老，他們的語彙中有諸多古語和隱喻，倘若沒有相當的族語能力及記音功力，的確是件難事；然而我必須不能有絲毫猶豫與畏懼，因為深信只要勇敢踏出，不論是說、是寫，都是一種學習與操練，臨場及實務的經驗太重要了，我滿心感恩，更慶幸自己能有這樣場域供我學習。

田調，就是要一邊訪談一邊記錄，且是同步以族語書寫符號系統記錄，書寫速度一定要快，

將田調中的族語記錄成書寫符號系統後也翻成中文，是在學習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個瓶頸。但這般合併運用的臨場的學習模式是我個人非常推崇的方法，常常去訪問、記錄，除了從田調訪問中學會許多優美詞彙，更能知道許多令人驚艷的故事。



何鳳美(右)參加族語教材《文化篇》編輯會議。
(圖片提供 編輯部)

成中文，是在學習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個瓶頸，田調的內容精準及到位格外重要，因為它的定位是建立歷史資料，不同於現成的文章及書籍的翻譯或轉譯。但這般合併運用的臨場的學習模式是我個人非常推崇的方法，常常去訪問、記錄，除了從田調訪問中學會許多優美詞彙，更能知道許多精彩的故事。除了對族語聽力及拼寫加速成長無庸致疑，田調更可以增進族語能力的深度及廣度；而更美好的是，你可以用我們的文字記錄過去及當代的生活，透過書寫符號系統成就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語言模式寫我們的故事、寫我們的歷史。

藉由書寫記錄得以完整傳承語言，而傳承又賴於田調的切實記音，是我僅就個人田調工作經驗來分享箇中的學習過程，唯不足為學習之準繩，但若能啟動你的動力乃我之願。◆

因為拼寫速度的快慢，往往是留住完備記錄及後續追蹤的唯一線索，若錯過了美麗的句子，將成為田調的缺憾。

田調的難度在於錄音、記音、訪問同步進行，收工後就要開始打逐字稿建檔，由於田調對象幾乎是耆老及長者，全程族語是常有的事，而準確的詞彙記音，是當前傳承族語之重要工作。舉個例子：大龜文群社中有一個社名叫tjuljasuaq（舊部落名稱為外麻里巴社），田調中若不細心聆聽耆老發音，那麼它就會被記音成tjuljasua；另一個地名是位於牡丹路社（現今獅子鄉丹路村上部落）一個叫tjurupadapadalj的舊部落，末尾子音j往往會被忽略不記入，後人便無從根據及正音，這也是在田調中常發現的語彙訛傳情形。因此可悉，書寫符號是拯救及復振族語的有力工具，正確記音更是關鍵所在。

將田調中的族語記錄成書寫符號系統後也翻



Nuai Giring 何鳳美

排灣族，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人，家族原社來源：kulalangau社（古拉拉奧社），1968年生。獅子鄉鄉志族語正音委員，族語教材編輯委員。現任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策展規劃解說員。